

杭州西溪梅花研究^{*}

——中国古代梅花名胜丛考之二

□ 程杰

内容提要 杭州西溪梅花起源于宋代,明万历以来开始兴盛。自万历中至清康、乾盛世的两个多世纪为其鼎盛期,种植繁盛、景色丰富,蔚为壮观,成了钱塘湖山的一大名胜。其在明清之际的兴起既有杭城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固有基础,同时又有万历以来当地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而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寺庙经营、文人园墅、土民生产多方面的积极投入。明末以来西溪梅花由溪南坡麓山地逐步向溪北洲渚湿地退缩,清嘉、道以来受当地蚕桑业发展的挤压而急剧衰落。由于当地地形地貌和种植目的等因素的作用,西溪梅花自来以林麓幽清、水竹映衬、绿萼品种、梅株古健称胜。西溪梅花是传统西溪风景的灵魂所在,无论规模和持续时间都堪与苏州邓尉“香雪海”相媲美,在中国古代梅文化发展史和风景旅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杭州 西溪 梅花 风景名胜 地位

作者程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 210097)

龚自珍《病梅馆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列举了当时三大著名赏梅胜地。其中“江宁之龙蟠”实不以产梅名,龚氏何以举称,情况颇为复杂,笔者已撰文讨论^①。而明清时期苏州邓尉山和杭州西溪两地梅花之胜不仅史多明载,文人墨客的诗咏图绘更是极其丰富。对于邓尉“香雪海”,笔者也已有专文研究^②,本文则试就西溪梅花的兴衰历程及其社会背景、风景特色及其文化地位等全面梳理与研究。

一、关于西溪

西溪在今杭州市主城区西、灵岩山之北。就现存明确的文献记载而言,西溪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北宋中期,初始便有三种含义。

首先是水名,这应是西溪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概念。宋哲宗元祐四、五年间(1089—1090)杭州通判杨蟠与安徽文人郭祥正唱和《西湖百题》,其中即有《西溪》一题。南宋迁都杭州,相应的地志、杂史一类著述颇多,作为水名的西溪进一步明确起来。吴自牧《梦粱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1:“自武林山之西,名曰西

溪。”这可以说是关于西溪最为简洁明了的定义,也隐含着西溪得名的由来。当代杭州方志称,西溪发源于余杭西部板照山麓,东流经留下、古荡,至松木场桥折北汇余杭塘河,入京杭运河,全长35公里^③。其中留下至古荡或延至松木场段是核心部分,明清时期人们心目中的西溪,主要指这一段,所谓“由松木场沿村小河夹岸,至留下通名西溪”^④。如今这一部分也通称西溪,一名沿山河,而松木场八字桥向北至余杭塘河段则称西溪河。

二是市镇、村里名。王存《元丰九域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钱塘,一十一乡,南场、北关、安溪、西溪四镇。”这是现存正统舆地书中对西溪的最早记载,西溪是钱塘县下属的一个镇。也许是城郊市税管理的强化,南宋以来西溪多只称“市”,同时又有“西溪里”,属钱塘县钦贤乡^⑤。元、明两朝大致也是如此。明中期以来,有关宋高宗“西溪且留下”的传说开始流行,至万历(1573—1619)年间,留下逐步取代西溪,成了当地镇、市的定名^⑥,一直沿用至今。

三是区域名。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5“予家祖塋在钱塘西溪,尝有一田家忽

*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十五”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花卉题材文学与花卉审美文化研究”(B—044)成果。

病癩，通身潰爛，号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这里所说西溪是区域概念。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分“南山路”、“西湖三堤路”、“孤山路”、“北山路”四大部分介绍都城临安（今杭州）“湖山胜概”，其中“北山路”下有“西溪路”分支。这里的“路”相当于今天的风景区概念，与现代城市作为街道名称的路的意义不同。这一分区说法为明清时期的西湖地志、游记、杂史一类纂著所仿效，清雍正十三年（1735）李卫等纂《西湖志》分孤山、南山、北山、吴山、西溪五路记述，西溪从“北山”的一个分支，变为与湖上、南山、北山诸区并列的杭城五大风景区之一。

那么“西溪路”即西溪地区的具体范围是什么？南宋乾道（1165—1173）、淳祐（1241—1252）、咸淳（1265—1274）《临安志》提到的西溪地名有安乐山、龙门山、法华坞、龙驹坞、木坞、闲林酒庄等，这些地名都在今北高峰、灵峰山脉之阴。可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西溪景区，主要指今余杭区闲林镇以东，北高峰、灵峰山、老和山北麓的西溪两岸。到了明代，随着当地的发展，人们的相关视野也有所拓展，西溪上、下游及北岸的许多山川名胜都被纳入到西溪景区的范畴。如崇祯十三年（1640）释大善的《西溪百咏》中就有上埠溪、横山、荆山、桃源岭等名目，清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间陈文述（1771—1843）《西溪杂咏》则增加了太仆山（一名大雄山，今名五郎山，在今余杭良渚镇西南），还有一些相关著述涉及松木场、马塍及瓶窑方山等地名，因此最广义的西溪的概念是西起余杭、富阳交界的溪水源头分金岭，东迄松木场八字桥，南至灵岩诸山山脊，北至余杭良渚五郎山的杭城西北大片地区。清（1644—1661）顺治间吴本泰《西溪梵隐志》卷1“留、溪界方十里，外则西至余杭，南带江而薄富阳。内则北距仁和，东错于湖阴者，起天竺属之桃源岭，……其土百顷，田亦称是，而山泽之数不与焉。”这应该说代表了明清时期人们有关西溪区域范围最基本的认识。而其中最常称的是余杭闲林以下，尤其是留下镇至秦亭山、古荡沿山十八里溪流两岸。

上述三种概念最初都出现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哲宗元祐年间（1068—1093），这应该说是西溪之明确历史记载的开始。本文的讨论，采取的是广义的西溪区域概念，凡古人在西溪名下涉及的地名均在其内，主要包括今西湖区留下、古荡两镇，余杭区蒋村、五常等乡及良渚镇南部，而其中也以人们通称的沿山十八里即留下镇至古荡段溪水两岸作为论述的重点。时间则止于民国初年。

二、西溪梅花的兴盛

（一）起源

对于具体的植物生长和栽培史来说，要落实一个历史起点殊难。杭州地处梅花的适生地带，因而无论野生还是栽培，历史必定悠久。著名的西湖孤山至迟在中唐

白居易守杭时梅花就极繁盛，西溪所在的武林山麓也应如此，只是地处远郊山背，不为人知而已。就明确的文字记载而言，西溪梅花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明末释大善《西溪百咏》：“古福胜，在西溪安乐山下，石晋天福间建。至赵宋时有僧渊本澄中兴，读书好友，绕寺栽梅。高士迈子山尝题其院有‘野涧飘来兰气合，家山梦去雪标清’之句，故有福胜梅花之目。”^⑦此条材料虽然出于明人，内中提到的渊本澄、迈子山生平不详，但作者释大善本人万历中重构此寺，驻隐四十余年，对该寺历史必有深入研究，值得信赖。另外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记述杭州花卉品种，其中有“福梅”一目，遍检各类花卉谱录，仅此一例。笔者不揣臆测，此或即“福胜梅花之目”，说的是福胜院所艺品种。对这段宋代释家故事，后人都比较重视。明末顾简《古福胜院记》即据以提出“西溪梅花因缘或始于此耶”^⑧的设想，康熙朝钱塘知县魏塬更是在其《钱塘县志》中肯定道：“福胜梅花著于西溪，西溪村村树梅，实始于福胜。”^⑨应该说，这一推论很有道理。另释大善《西溪百咏》还提到：“云山庵，在西溪之西荆山岭左，淳祐间有僧名熙春，号雪山，建庵修道，有乐静堂，遍植梅花。”^⑩情况应与福胜院大致相类。

（二）兴盛

尽管已有宋人艺梅在先，但披检各类文献，明中叶以前了无西溪梅花的记载与品题。清毛奇龄《修复福清禅院碑记》：“元天历（引者案：公元1328—1329）复暨殿堂于万竹中，间以杂梅，一时游者多为诗镌其堂。”^⑪西溪福清禅院本以栽竹闻名，可见元代重建时曾添植梅花，但这也只属于清人的追叙。大量材料表明，西溪梅花的兴盛，是从明万历年间开始的。

首先看地方志。夏时正《（成化）杭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有关西溪的内容极少。万历七年（1579）刘伯缙、陈善《（万历）杭州府志》（明万历刻本）卷20记法华山：“松竹、杨梅、茶笋之盛，法华为最。”卷32载杭州物产：“梅，种类甚多，惟绿萼者结实甚佳。西湖之梅以孤山为奇绝，然迩来颇不甚多，惟九里松抵天竺一路几万梅，俗称梅园。他处虽繁，皆莫逾此。”后世法华山梅花为西溪之冠，而此时名产不数梅花，当时杭州梅花以九里松以西的梅园为最。而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聂心汤《钱塘县志》卷1“纪胜”：“西溪之山……历方井、法华、秦亭，凡一十有八里，络以小河，夹岸皆茶、竹、梅、栗。二月梅始华，香雪霏霏，四面来袭人。”梅花被特别一提，可见这时法华山一带的梅景已开始崭露头角。

再看文人诗文、笔记和小说中的描写。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记西溪仅寥寥数语，也只是复述宋郭祥正、董嗣果“西湖百咏”诗意。完稿于万历十九年（1591）的高濂《遵生八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文人闲适消遣的生活百科，其中多举故乡杭州风物闲适之事，

于西溪提及笋、茶等特产,以及“西溪楼啖煨笋”、“西溪道中玩雪”等游览项目,却未提到梅花。而紧接着的万历中期,文人西溪探梅之作就大量出现,仅就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清初吴本泰《西溪梵隐志》两书所载,就有王在晋《西溪探梅记》、冯梦祯(1548—1605)《法华山看梅遂至西溪记》、杨师孔《法华山看梅记》、黄汝亨《春日同人看梅西溪》、洪瞻祖《从秦亭山济西溪行梅花树中十八里贻所迟客》、曹学佺《西溪看梅》等专题作品,另如顾简《古福胜院记》、徐甲《法华坞总记》、李流芳《题永兴兰若图册子》等文,也多着笔于西溪梅景的欣赏与介绍,时间都在万历中期至崇祯初年。刊刻于崇祯初年的凌濛初《拍案惊奇》卷34《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巷》中已有吴兴考生赴杭州乡试,路过西溪观梅的情节。综合上述材料,可以肯定地说,西溪梅花的繁盛,是万历年间(1573—1619)开始的事。考虑此间有关描写多有提及百年老树的,其初兴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叶的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

(三)鼎盛

从明万历到清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间,西溪梅花的兴盛绵延达两个多世纪,而其中又以万历后期至康熙年间最为昌盛。从当时方志和文人诗文中的有关描写中不难感受其盛况。明万历年洪瞻祖《从秦亭山山西溪行梅花树中十八里……》:“连山带溪横,二九沿清泚。行共梅花树,四境玉辉里。”^⑩李流芳《永兴兰若》:“自永兴至岳庙又十里,梅花绵亘村落,弥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引者案:在苏州邓尉西)中。”^⑪康熙二十五年(1686)马如龙《杭州府志》卷6“西溪一带梅花甚盛,沿亘十余里,清芬袭人,中多别业,往往高人逸士托足其间,或肩舆小艇载酒肴,携幙被,有旬日始归者。”汤右曾《题宝崖(西溪梅雪图)》:“沿山十八里,家家种梅树。春来梅花发,绕屋不知数。”^⑫人们常提的沿山十八里,是指从秦亭山到留下镇一带的大致路程,无论山行溪航,一路梅花绵延不绝,香气馥郁。整个钱塘风景,宋有“西湖十景”,元有“钱塘十景”之说,都无西溪内容,清雍正末年李卫《西湖志》载当时新增“西湖十八景”,“西溪探梅”始名列其中。清康熙、乾隆下江南,都曾驾临西溪赏梅。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西溪梅花的昌盛及其在杭城山水名胜中的地位。

三、西溪梅花的分布

与苏州邓尉“香雪海”地处统一的半岛山丘地形不同,西溪景区以西溪为界,溪南为灵岩山脉阴坡坞麓,溪北则以湖荡洲渚为主,相互差别较大。另一方面,邓尉梅花以农家经济种植为绝对主导,而西溪寺院、园墅、农户多头经营,种植目的各不相同。这些都使得西溪梅花景观丰富多彩,胜景多多,指不胜屈。下面就其中重要处略作考述。

(一)林麓村坞之景

南宋犇道沿线山麓及留下以上溪山,山地林间艺梅极其普遍:

1. 宋故犇道。南宋京城临安至余杭洞霄宫建有石板犇道,自秦亭山至留下镇一段,蜿蜒于法华山一线山麓,号称沿山十八里。明末释大善《西溪百咏·犇路》:“是坞有泉皆到水,沿山无处不栽梅。”清初吴本泰《西溪梵隐志》卷1:“沿山十八里至镇,皆梅花竹树中。”明万历至清康熙早期,人们所称西溪梅花之胜主要在此,有所谓“十八里香雪”之说,沿路梅景可以说是西溪景区兴起最早且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成片林景。不仅留下镇以东,即永兴寺以西犇路两侧,也是“每过村舍,或梅横连亩,或笋拔干霄”^⑬。

2. 法华寺、法华山。“十八里香雪”是大的概念,其中又包含众多具体名胜景点,法华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处。寺始建于东晋,故址大约在今老东岳西马路底。寺后即法华山,山因寺名,附近山弯谷地称法华坞。古代也把法华山东西连绵至留下一线山丘通称法华山,十八里犇道盘设山脚。明冯梦祯《西山看梅记》:“武林梅花最盛者,法华山上下十里如雪。”^⑭释大善《西溪百咏·法华寺》:“兹山十八里皆梅,春时盛开,惟寺前花早。”释真一《梅谱》:“法华自方井以西,石人岭下以东,纵横十余里皆有梅,其成林而情景足媚人意,人一见之即拊掌欢呼称赏者,尤在岳庙之西,法华亭之东,与予所居龙归坞,南北村落之间为更甚。”^⑮可见明万历中以来,沿山十八里梅花以法华山东西十余里最盛,花期最早,其中尤胜者又在法华坞、龙归坞一带。

3. 永兴寺。故址在今留下镇安乐山前,唐贞观年间僧悟明开山,明嘉靖时增建,后为民所得。万历初冯梦祯捐资购复,并延僧真麟扩建。寺前有一泓池水,称永兴湖。真麟重建时,“池右种梅百本,霏霏晴雪,芳馥林表”(黄汝亨《永兴寺碑记》^⑯)。池左有禅堂,冯梦祯“手植绿萼梅二本,题其堂‘二雪’,上有楼可以凭眺。花时绿雪交柯,满庭芬馥,堪为韵士清赏。”^⑰万历以来兴起的西溪梅景中,永兴寺梅花记载最早。加以地处沿山十八里西端,附近山林幽秀,池水映发,梅株又为名士手植,绿萼品种也清雅多韵,很为游人所重,以至“车马络绎,觴俎喧阗,烦溷净地,主僧患苦之”^⑱。明末永兴湖壅废,冯氏手植二梅,后移至永兴寺内,康熙初年“仅存其一”^⑲。康熙十五年,方象瑛《河渚探梅记》感叹“永兴寺古梅不复存矣”^⑳。乾隆十三年(1748)厉鹗《永兴寺观绿萼梅》诗中也说少年所见花势极盛,近来一株摧折衰朽^㉑。可见后人不断循名补植,“枝荣非是花原种”^㉒,至清末民初寺内梅花仍有可观。

4. 福胜院。在留下镇南安乐山右岗之麓。福胜梅花为西溪梅花之始。该寺“元末兵毁,明万历中云栖僧大善构址结茅三楹,颜曰‘溪巢’。……大善亦栽梅艺竹,闭户

读书，影不出山者三十余年。……著《西溪百咏》”^⑤。释大善又有《福胜八咏》其中“香雪径”一名，应属梅景。但大善所营，更像隐庐，后虽题额复旧，规模远非其古，而大善身后溪巢并福胜院也少见称道。道光间陈文述《西溪杂咏》，吟咏西溪名胜数十个，未及福胜，想必此时早已废圯。

5. 梅竹山庄。章黼（？—1857）别墅，故址在秦亭山北、“西溪之阴，幽邃清旷，多古梅修竹”（王宗炎《西溪梅竹山庄图序》）^⑥，故名。嘉庆、道光间三吴诗画名流竞相为其图绘赋咏，章氏编《西溪梅竹山庄图题咏》。

6 其它。除上述几个著名寺院外，西溪南诸山坡麓及西溪镇（即今留下）东西记载有梅花栽培的景点还有：永兴湖畔陆元见别天居、西溪东涧桥内小福清庵、荆山云山庵（又称春雪庵）、法华山孙公树隐居地苗翠轩、法华山龙归院、石人岭下涌山阁（以上见释大善《西溪百咏》）、桃源岭北报劬庵、永兴寺西冯祯别墅西溪草堂、安乐山福清庵、法华坞竹园村天香庵、法华坞下斋、法华坞望公尖（以上见吴本泰《西溪梵隐志》）、法华坞古梅庵、法华坞梅溪庵（以上释明开《流香一览》）、法华坞树雪林（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1《同筠谷太虚上人游法坞诸精舍十首》）、石人岭下时思荐福寺、六松林江元祚横山草堂（李卫《西湖志》卷18）等。另马塍一线也多艺梅分布。

（二）湖荡洲渚之景

今沿山河两岸缓坡地带、河渚附近洲渚地区，也包括外围今良渚五郎山一线，明清时也多梅花分布：

1. 沙滩：地当在今留下镇东、西溪路北一线，最初应属洲渚地貌。明释大善《西溪百咏·沙滩》：“沙滩：在西溪之东，一派平沙浅草，溪民牧牛放马之处，今栽梅成林，种竹作圃矣。”当时整个西溪溪水势尚旺，多洲渚滩涂地貌，如留下西北即有白荡滩。沙滩与沿山坡麓相接，受山地影响，最初栽种以梅竹为主。

2 西溪山庄。户部郎中张照（1691—1745）别业，康熙间人称张庄者应即此处，孙之騄《南漳子》卷下称本柴氏庄。“在东岳庙之西”、河渚南坡，“地广七十亩，池半之，梅约五六百本”^⑦。厉鹗《西溪山庄晓起看梅》诗称“千树应见稀”，《西溪山庄重有感》又道“芳草不知人事改，寒梅半逐世情枯”^⑧。可见大约乾隆初年开始，此地梅花由盛转衰。

3 竹窗。又称高庄，康熙宠臣高士奇别业，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亲临，为题“竹窗”二字。高士奇《扈从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泛小舟赐幸西溪山庄恭纪诗》：“修竹递荫覆，老梅自盘互。”^⑨地近张氏西溪山庄，因高氏诗题自称“西溪山庄”，今人多与张照西溪山庄混为一谈，实是两处。李卫《西湖志》、乾隆朝许承祖《雪庄西湖渔唱》及厉鹗诗中“高氏竹窗”与“西溪山庄”都分指。

4 余家庄、木桥头。村名，都在东岳庙西，与高庄相近。方象瑛《河渚探梅记》：“武林梅花旧称西溪，近时惟

余家庄最盛。”这是康熙十五年（1676）的事，到乾隆年间，厉鹗有《始游木桥，是梅花最盛处（地近高氏竹窗）》诗^⑩，可见这一带康、乾时期梅花较为繁盛。

5. 汪庄。当在溪南坡地，与高庄、西溪山庄相近。明末释大善《西溪百咏》未见咏及，应是清人别业。李卫《西湖志》卷9“汪庄，在西溪，汪元亮（引者案：生平不详，另乾隆朝苏州元和县有汪元亮，字明之，与此非一人）别业，后归少詹事邵远平子锡荣（引者案：邵锡荣，康熙朝诗人、画家，浙江仁和人），扁曰就山堂。面临大池，绕池古梅数百本，有小亭曰半弓堂，前绿萼花一枝，古干成香片，若虬龙夭矫，青枝倒垂，形如飞凤，花开时俨如雪翅。西溪园林皆有梅，而奇古可爱自永兴寺绿萼而外，此梅实为之冠。”有认此汪元亮为宋末汪元量者，无据。

6. 河渚。“本名南漳湖，又曰蒹葭深处，亦名渚水”^⑪，即今西溪湿地公园主体所在地。秦汉时这一带水势较阔，经过一千多年的治理，宋元以来“水渐杀，土渐出，伏而为滩，突而为洲。民得依之以居，河渚自此名焉”（沈晴川《〈南漳子〉序》）。宋时始有寺庙，明代中叶以来，尤其是崇禎以来居民渐多，僧隐和文人蝉联结庵筑室其间，有秋雪庵、曲水庵、淇上草堂、河渚草堂等，名声渐隆，几与西溪沿山十八里平分秋色。河渚是典型的湖荡洲渚地貌，以“沙汀水濼，芦花如雪”著称。而明崇禎以来，寺院、别墅乃至土人农家艺梅也较为普遍。方象瑛《河渚探梅记》：“土人穿池蓄鱼，陂塘相次若亩然，池堤尽种梅”，以至“环河渚皆梅”。从陈文述《西溪杂咏》可知，延至嘉庆、道光年间梅花分布仍盛。

7. 曲水庵。故址在今留下王家桥西北。《西溪百咏·曲水庵》：“崇禎元年云栖古德贤法师创”。明末马调元《横山游记》记曲水庵一带河道复杂，“是处中多小圩杂埂，树多新桑旧梅”。释大善《曲水庵八咏》中有“西溪梅墅”一题，诗云“十里梅花放，门前水亦香”^⑫。可见其梅景与法华山一带沿山坡麓梅林相接，甚是壮观。

8. 魏家兜。村名，在河渚北。孙之騄《南漳子》卷上：“魏家兜梅林数千株，景趣萧远，……沈晴川云‘春时一望鲜白如飞雪’。”可见明末至乾隆初年这一带有大片梅花林景。

9. 大雄山。也名太仆山，山有大雄寺，山因寺名。今名五郎山，在余杭良渚镇。这是广义概念之西溪地区的北界。全祖望《宝岩看梅同靓渊》：“大雄与河渚，梅花夙擅称。邓尉亦其亚，篮舆吾并经。”^⑬全氏乾隆十一至十三年间曾数次往杭州游访，所说当是此间印象。稍后陈文述《西溪杂咏》太仆山“梅花三十里，四面临水，亦名大雄山。”可见乾隆至嘉、道间，大雄山一带梅花颇为壮观，只是僻处西北，去杭城稍远，声名不彰。

10 其它。上述之外，见于记载的溪北河渚梅迹尚有：河渚刘孝谦别业淇上草堂（《西溪百咏》）、西溪镇东北柏园、慈觉庵、河渚大苏林（以上吴本泰《西溪梵隐志》）、

交芦庵(《国朝杭郡诗续辑》卷8许松《宿芦庵》)、瓶窑方山、河渚北陆堦陆庄、河渚郑羽逵别业北山草堂(以上李卫《西湖志》卷6卷9)、留下镇西唐村(孙之騄《南漳子》)、梅花泉(陈文述《西溪杂咏》)、秋雪庵(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20《晓过芦庵遂至秋雪庵》)等。

四、西溪梅花兴盛的原因

西溪梅花在明清之际的兴起既有杭城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固有基础,同时又有万历以来,尤其是崇祯以来当地整体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杭州地区的自然条件与传统基础

说到西溪梅花兴盛的原因,有两点是首要的,也是最基础的:一是西溪所在杭州地区的自然条件。杭州“属北亚热带南缘季风气候区,冬夏长,春秋短,日照较多,雨量充沛,温暖湿润”^③,是梅花的自然分布区。二是杭州地区梅花欣赏和栽培的传统。在我国艺梅赏梅的历史发展上,杭州自古而今一直是较为先进的和重要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越国使者就曾以梅花作为国礼谒献中原诸侯,宋人林逋隐居西湖孤山养鹤种梅,有“梅妻鹤子”之称。南宋迁都临安,公私园苑急剧发展,而梅景经营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著名者如御园梅岗、张鑑桂隐玉照堂等。这些都说明钱塘一带艺梅、赏梅传统的悠久与深厚,明清西溪梅花的兴盛正是这一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上的辉煌一页。

(二)西溪地区发展的时代背景

那么何以这一地区,又是在明清这一历史时期,栽培梅花进入繁荣状态?这又与唐宋以来尤其是明代中叶以来西溪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溪留下一线,是杭州西部德清、余杭与钱塘江之间的货物中转地,同时又是扼守杭城西部的重要屏障,从五代吴越以来渐受重视,入宋后始成市镇,南宋更是屯驻禁军。宋高宗绍兴末年修筑通往余杭洞霄宫驿道,进一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人气,寺院、居民和游人明显增加,这可以说是西溪区域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元时杭州失去京畿地位,发展受到影响,西溪也是如此。诸多历史材料表明,明代万历以来,随着杭州地区新一轮都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紧邻的西溪区域受其辐射带动,也进入了一个显著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干戈动荡,“其境岑寂,以水为村,人踪罕到,故明季避乱者居焉”^④,“高人逸士,往往托迹其间”(慕天颜《〈西溪梵隐志〉序》^⑤),进一步激活了这一以湖外偏闭之地的利用价值。人居明显增加,大小寺庙星罗棋布,农林渔各业兴起,文人择地经营庄园闲居或游憩的现象较为普遍。南宋乾道、淳祐、咸淳三种《临安志》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明成化、万历初两种《杭州府志》于西溪山川物产、名胜古迹的记载内容既少,也较为分散。明嘉靖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几乎未涉及西溪,万历中吴之鲸《武林梵志》所记西溪寺院都附在西

湖北山之列。但明崇祯以来,洪瞻祖《西溪志》、释大善《西溪百咏》清顺治朝吴本泰《西溪梵隐志》,雍正末、乾隆初孙之騄《南漳子》,嘉、道间陈文述《西溪杂咏》等关于西溪及河渚一带篇制不小的专题著述与吟咏相继出现。此前虽也有宋元人“西溪百咏”之类的传言,但都无传本依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万历以来,尤其是崇祯以来西溪地区经济、人口迅猛发展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事实。西溪梅花正是在这一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氛围中,以经济种植为主,寺院和园墅种植为辅,逐步孕育起来的一道自然风景名胜。

(三)梅花种植的三种力量

具体说来,万历以来西溪梅花的兴起得力于寺庙、文人、士民三方面的积极参与:

1. 寺庙种植。释大善《西溪百咏》中至少有四十题是关于寺庙的,可见寺庙在西溪名胜中的地位。上节所列45处西溪梅花景点中,有20处属于寺院,所占比重最大。史称西溪最早的梅花就起于福胜院,另法华寺、永兴寺、龙归院、曲水庵梅花都名声在外。法华坞古梅庵、梅溪庵、树雪林等寺都因梅得名。西溪地区的寺庙规模一般较小,僧人驻锡大多半僧半隐。释大善《溪巢自述》:“自卜溪巢四十年影不出山,日惟课梅课竹,闭户著书以自娱。人有叩曰,凡耶圣耶,则曰我不在此住。或固叩之,笑指梅竹则曰闲人而已。”^⑥所谓“课梅课竹”,既指艺植,也兼闲吟。寺院规模既小,招揽香火之外不得不兼营其他。梅竹之植既表闲隐之雅,也是一项生计。龙归院真一《自制塔铭》称:“余喜种梅竹躬佣作,晚年以卖笋、卖梅、卖茶、卖柴,卖经终其身。”^⑦种梅是山寺重要的经济来源。既为经营之道,也便潜心着力。真一著有《梅谱》、《笋谱》各一卷,对当地梅、笋品种多有研究。正是这些星罗棋布的野寺草庵的山林经营,丰富了西溪梅花的分布。

2. 文人园墅种植。李卫《西湖志》卷9“西溪园林皆有梅。”上节所列45处西溪梅花景点中,有13处为山庄别业。自林逋“梅妻鹤子”以来,梅花便成了闲隐艺植之首选,杭城内外均如此。西溪文人田庄多为闲产别业,或墓田丙舍,间有久居,也多标榜幽隐,因而庄园多在半墅半村间,屋宇经营至简,而以花木梅竹种植为主。如冯梦祯“家有梅园二亩在(龙归)坞口,溪流环之”,又称永兴寺西山庄,“有竹有茶有泉,大堪栽梅,而有待”(冯梦祯《法华山看梅遂至西溪记》^⑧)。而长期归隐定居者,如汪庄、柏家园等都艺梅较多。“曲水八咏”中有“西溪梅墅”一目,章黼别墅则直号梅竹山庄,都很能反映其园林经营以梅竹艺植为主的特色。

3. 士民农户的林木种植。上节所列45处西溪梅花景点中,有12处属于此类。虽然数量不占优势,但村民土户是西溪人口的主体,其林果生产是梅景名胜发育更深厚的基础。明洪瞻祖《西溪志》云“居民以梅为业,种梅处不事杂植,且勤加修护,本极大而有致。”^⑨类似的描述在

明清方志和文人诗文中反复出现。如黄楷《西溪探梅》：“路入秦亭山，溪流忽浅狭。居民数百家，半以梅为业。”^④可见在当地的**经济结构中，梅之种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犇路沿线山坞固然如此，而河渚水网地区新辟河滩广植梅竹，湖滨塘岸也复多栽梅树。方象瑛《河渚探梅记》：“土人穿池蓄鱼，陂塘相次若亩浹然，池堤尽种梅。”西溪当地庄户窗前屋后，围篱作栏也多以梅树为之。沈龄《西溪看梅同何春渚吴桂岩蒋山堂作》：“人家出烟际，密树围低檐。……疏篱若间断，横枝仍相粘。”^⑤作为经济作物，村民们对植株培育和品种开发也就倍加关心。杨师孔《法华山看梅记》：“土人爱惜本业，花下不容一凡草。”^⑥当地有“桃三李四梅十二”谚语^⑦，是说梅树生长期长，结果较迟。释真一《梅谱》记载，村民们通过嫁接促进发花结果，“称未接梅为野梅，已接梅为家梅”^⑧。与寺院与文人园墅的栽培目的不同，村民种植则主要是“家植蔬果，为市所给”^⑨。但如厉鹗所说，“既得长子孙，还以资妍悦”（《柏家园行三四里皆竹树梅花中》^⑩），正是村户士民普遍的经济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梅树种植规模的扩大和观赏效益的提高。

五、西溪梅花的变迁与衰落

（一）鼎盛期的南北变迁

在西溪梅花的鼎盛期内，具体分布空间上即有所变化。大致说来，万历至康熙年间，西溪梅花的繁盛以沿山十八里林麓为主。这一带寺庙不少创始于晋唐，艺梅的历史最迟可以追溯到宋元。明万历后期以来，人们习称十八里梅花，所指主要是秦亭山、法华山至留下镇故宋犇路沿线坡麓林景。人们春来赏梅也多取陆路，主要由秦亭山沿犇道西行。而溪北河渚一带湖荡洲渚之地，开发相对稍迟。万历初龙归坞正等院迁来河渚，是为交芦庵；崇祯元年（1628）曲水庵开山；崇祯七年（1634）秋雪庵重建。以这一系列寺院的兴起为标志，河渚一带逐渐成了僧流驻锡、土人隐居的新区。大约雍正末、乾隆初年孙之騄著《南漳子》从西溪划出河渚一块，与西溪相提并论，专论其风土名胜，辨其与西溪之异，充分反映了这一带的兴起。相应的，梅花种植也在这一带逐步发展起来。河渚周围或湖荡堤岸，林植或列植，艺梅极其普遍。到了康熙中期，介于犇道与河渚之间的木桥头、余家庄、高庄、西溪山庄等处梅花已是弥望一片，蔚为壮观，成了主要的赏梅景点，河渚曲水庵等寺院梅花都颇可观，河渚北之陆庄等地艺梅也始闻名。此间游人前来探梅多取水路舟行。与此相反，地处溪南的法华寺、永兴寺、福胜院等老牌寺庙梅花渐见衰落。康熙、雍正间释明开所著《流香一览》吟咏法华坞名胜，其中古法华亭、古梅庵等已废，而当地“八景”诗中，有松、竹、茶、笋，已无梅花之目。主要活跃于雍正至乾隆朝初期的杭州文人厉鹗（1692—1752），诗中颇多西溪探梅之咏，但所咏多在河渚及永兴寺一线，几

乎没有提到法华寺一带梅景。乾隆四年（1739）到任的钱塘知县王伟，乾隆十年自编诗集《湖山杂咏》（《丛书集成续编》本），其中有不少诗作咏及法华山风景，但多写苍松翠竹，也未提及梅花。这都不难使人感受到，乾隆朝以来，法华山为核心的犇路沿线梅花正处在逐渐退缩之中。

（二）嘉、道以来的衰落

尽管河渚一带的兴起为梅花的分布拓展了新的空间，但这种由“山地”到“水滨”的重心转移，对栽培梅花的发展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梅花不是芦荻、蒿蓼之属，对水湿之地的适应力较差，实际上不宜于浦溆塘圩之地种植。虽然河渚及溪北的湖荡滩地开发早期多植梅竹，但曾几何时，芦花压倒了梅花，成了这一带最具生命力和生长规模的风物景观。从嘉庆以来，河渚一带的梅花也在逐步的衰落之中。民国周庆云（1864—1933）《秋雪庵志》卷1纪“形胜”，“西溪”、“河渚”名下所收历代诗词题咏，于乾隆朝厉鹗、柯一腾、释篆玉等人之前多咏梅之作，而此后即嘉、道以来的作品所咏多只是芦荻。吴颢、丁丙等人所编《国朝杭郡诗辑》三种所收清代杭人诗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道光间诗人吴乙照《西溪梅竹山庄图》咏诗直言：“西溪十八里，到处是蒹葭。”^⑪“西溪十八里”本来说的是“香雪”，现在“秋雪”（芦花）取而代之，彼消此长之势不难想见。当然，河渚一带梅花因发迹较晚，嘉、道间局部犹有可观。陈文述《西溪杂咏》及《颐道堂诗选》（清道光三年刻本）就有不少夸张其河渚别墅西溪渔庄一带梅花之盛的诗歌。同时也看到，大雄山一带的梅花更是后来居上。陈文述《青鸾阁梅花仙人歌答李香谷》：“移家有约西溪住，溪在梅花最深处。太仆山前树更多，春来一白花成路。”^⑫但只是昙花一现，为时不长，整体上仍不能掩盖西溪梅花的衰落之势。

（三）衰落的原因

衰落原因何在？虽然人们对此远不如对其兴盛那样极度热情，但诗文言谈也偶有涉及。久寓杭州的阮亨（阮元弟）嘉庆十年（1805）题《西溪看芦图》诗题中称：“西溪本以梅花得名，近梅树已稍稍变为桑田矣。”^⑬清末民初仁和人陈豪（1839—1910）《与秦散之胡锦帆徐梦渔许铭伯游西溪》诗中也有类似说法：“几湾芦雪犹飞絮（秋雪庵仅余数椽，已非老屋），十里梅花改种桑。”^⑭这与苏州邓尉“香雪海”的情形颇为相似，都是由于当地蚕桑业的发展，挤压了梅树的种植面积。从全国范围来说，受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影响，明清时期的蚕桑业日见衰败，但江、浙两省，尤其是苏、杭二州未受影响，反而相对集中，蒸蒸日上，成了全国蚕桑、丝绸业的核心地区。在这样的区域经济格局下，杭州西溪与苏州邓尉一起，传统的艺梅生产成了蚕桑业发展的牺牲品。

不仅是种植结构的调整，嘉、道以来封建社会经济状况的整体衰落更是潜在的社会压力，大大限制了寺院和地主庄园的数量与规模。加以河渚一带水陆错杂，地形

不固,兴废无常,地气低湿,居住环境欠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类风景名胜的持久发展。而近代以来留下镇一线现代企业兴起,人口激增,大大破坏了传统山水的面目。正是这诸多因素,嘉、道以来西溪、河渚一带的寺院、别业逐渐凋敝湮废。这一整体的衰散趋势进一步加速了西溪梅花景观的悲剧命运。我们注意到,乾隆朝以后的州县志并无新的梅景记载提供,文人诗文也多重复前人老调。近代杭州都市的发展更以南北厢和东城为主,而杭城赏梅也以新兴的“灵峰探梅”、超山赏梅为主。到了清末民初,西溪风物名胜只剩秋雪观芦为胜场。

六、西溪梅花的特色

植物风景特色,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当地地形、地貌及相关景物、人文历史的综合优势;二是植物本身规模、品种与形态等方面的特色。西溪梅花亦然,具体说来,有以下四点。

(一) 坞谷深林,梅竹幽清

与苏州“香雪海”所在邓尉山是统一的半岛山丘地形不同,西溪地区至少分为南山坡麓与溪北湖荡洲渚两种地貌,因此与地形地貌相关的特征也分两头。首先是灵岩山阴、沿山河以南的山坡麓坞,这里南面是长岭弯环,北面是溪水逶迤,深溪盘谷,茂林修竹,气象极其幽深。西溪山地植被以松、竹、梅为主,尤其是梅竹,所谓“十里梅花,千林竹实”(慕天颜《西溪梵隐志》序)^⑤,”“有屋尽从梅里出,无泉不自竹边来。”^⑥。土人种植,也极注意分布搭配:“土人爱惜本业,花下不容一凡草,松下映竹,竹下映梅,深静幽彻”(杨师孔《法华山看梅记》)^⑦。早春季节高处苍山翠竹,横岭连绵,低坡坞麓梅花一望弥白,似云若雾,煞是奇特。厉鹗《春阴望西溪人家云山梅竹互为掩映》:“皜皜远梅林,映山青晚暖。下有渔樵屋,竹树互襟带。炊烟化山云,云起半明晦。”^⑧而穿行山间,感觉更是别致。钱朝彦《〈西溪梵隐志〉序》:“三十年前初走西溪,见老竹参天,长松蔽日,于时梅正披香苍雪望望,从容步香雾中,觉毛骨为清,心脾俱冷。”徐甲《法华坞总记》:“由东岳度甘涧泉,古法华坞在焉。坞居诸峰之腹,负郭背湖,横峦拖翠,老虬送声,茂林深壑,竹影梅香,此中佳气殆不减鹭山竺土诸洞天也。”^⑨这是典型的江南盘谷茂林中的梅花景观,置身山间,一副清芬幽馨,心脾沁凉的感觉。

(二) 梅水相映,景象空灵

西溪地带既以水名,溪流横贯其中,水南山涧纵横,水北陂塘相联,正如李卫《西湖志》卷4所说:“西溪之胜,独在于水。”因之梅花分布其间,必多横斜临流,花枝照影之姿。释大绮《西溪梅墅》:“花开十万家,一半傍流水。”^⑩梅花与水、竹最宜,清溪翠竹的掩映衬托,加强了西溪梅景幽清空灵的效果。沈龄《西溪看梅同何春渚吴桂岩蒋山堂作》:“清影上下接,皓彩珠玑兼。妙有水竹村,

到处胸襟恢。”^⑪写的即是。而春日篷舟载酒,缘溪寻幽,疏影横前,花枝拂面,流水潺潺,落花傍舟,可以说是西溪探梅的一大特色。李卫《西湖志》卷4梅“多临水,早春花时舟从梅树下入,弥漫如雪。”郑江《西溪草堂图》:“吾乡山水窟,莫如西溪幽。延缘一径通,落落清瑶流。夹岸无杂树,鹿角枝相樛。霏微岚翠间,香雪千林浮。有时略约横,野竹寒修修。寻幽窈窕入,落英满扁舟。花阴路疑尽,豁然见平畴。四山围清绿,峰影映锄耰。”^⑫说的就是这种情景。加以西溪两岸自古以来朴素的田园风光,给人一种“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美感,诗人吟咏多以武陵桃源相比拟。如秦武域《西溪探梅》:“梅花万树自成村,钓水耕山长子孙。竹树桑麻鸡犬乐,西溪欲认是桃源。”^⑬

(三) 绿萼品种,格韵高雅

许多材料表明,西溪地区梅花以绿萼梅为主。马如龙《(康熙)杭州府志》卷6“西溪十八里夹道种梅,巷曲数十万树,惟绿萼者结实尤佳,他处莫及。”绿萼梅是梅中优良品种,花果皆佳。尤其是花白萼绿,姿韵清雅,更是观赏梅中上品。宋范成大《梅谱》:“绿萼梅,凡梅花绀蒂皆绛紫色,惟此纯绿,枝梗亦青,特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永兴寺冯梦桢手植绿萼两株,号称“二雪”,可以说最具代表性。咏西溪梅花者多称“绿雪”,是对其品种特色的形象概括。

(四) 株型古健,富于韵致

记叙西溪梅花者,多称为古梅,如明万历间王在晋《西溪探梅记》:“古梅成丛,斜枝劲干,为百年老种。”^⑭释明开《流香一览》(氏嘉惠堂《武林掌故丛编》本):“古梅庵:……庵多古梅故,以为名。”李卫《西湖志》卷18荐福寺“万玉轩,北近西溪,最多古梅。”另河渚秋雪庵一带记载也多称古梅。梅是长寿树种,杭州地区艺梅传统悠久,明中叶以来西溪梅花也是长期繁盛,尤其是山坞林麓之地,宜乎多古干老树。但究其年龄也不可拘实。释真一《梅谱》:“梅列为三等,为老梅、中梅、嫩梅,至今日法华之成林可观者皆已接之梅也。自十年、二十年已上者,断其中腰,取已接梅树上嫩枝接其本间,掩以土,裹以竹箨,不一月而嫩枝生。”^⑮这提供了一个信息,一二十年树为中龄,三四十年已接树便应堪称“老梅”了。上引李卫《西湖志》卷4“勤加修护,本极大而有致”,说的也应是此类。由于多经嫁接,树体必呈疏影横斜、老干屈曲之态,富于观赏价值。西溪更有一种宜于制作盆景的古梅品种。张岱《西湖梦寻》(氏嘉惠堂《武林掌故丛编》本)卷5西溪“地甚幽僻,多古梅,梅格短小,屈曲槎丫,大似黄山松,好事者至其地买得极小者列之盆池,以作小景。”都属树枝形态丰富的品性。

上述四方面,无论幽谷深溪之地形与环境,还是清雅古峭之种质与姿韵,都体现着一种幽雅的内在神韵,这些因素相互烘托渲染,便有一种综合效应,无形中进一步强

化了西溪梅花的特色与魅力。

七、西溪梅花的历史文化地位

作为一道声名显赫的风景名胜，无论在地域经济、文化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有显著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究其历史文化价值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西溪风景名胜的灵魂

西溪梅花的地位首先是与整个西溪风景联系在一起的。西溪是杭州所属一个较特殊的区域。西溪虽去城不远，但由于僻处西湖北山之阴，诸山连绵弯环阻隔，四境群山环绕。西部余杭诸山溪水注入潜蓄，中心地带便以湖荡洲渚为主，在古代生产条件下，开发利用相对困难。因而在宋元以来杭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南、北厢及城东地区市井社会不断发展的形势下，西溪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中。但正是这相对滞后，使其保有了自然山景和农耕风光的“天生丽质”。南宋以来，尤其是明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发展，也以小规模草庵禅隐、简陋的文人别业和分散的渔农庄户为主，而相应的西湖沿线地带都呈现着逐步市井化的倾向，流荡起消费都市的脂粉气。西溪以其屏处西偏，越来越显示其山水幽胜、人文古朴的价值，明代中叶以来逐步为意趣闲雅、崇尚自然之士所推重，成了钱塘一道新兴的湖山名胜之地。张岱等《西湖梦寻》卷5：“余谓西湖真江南锦绣之地，入其中者目厌绮丽，耳厌笙歌，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清代中叶以来，由于人口的猛增，尤其是现代民生产业的发展，传统西溪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逐步受到深入的侵蚀与破坏，但山河依旧，骨干未变，南山坡麓林景宛然在目，中部湖沼陂塘之景依稀犹见。如今杭州市政府兴废继绝，着力对西溪风景进行保护与建设，建为国家级湿地公园，为这份自然与历史遗产的开发利用掀开新的篇章。在传统西溪风景中，山水地貌与植物景观是最主要的内容。而在丰富茂密的植物景观中，最富特色而名播遐迩的是弥望的梅花与芦花，古人所谓“所宜者只深秋与春景耳”^⑤。而在这两者中，芦苇主要分布在河渚秋雪庵为中心的湖荡地带，而梅花则随处多有，且历时久远。从明代万历以来人们盛称西溪者，总以“十八里香雪”为主题。雍正朝新增“西湖十八景”中，西溪得以名列其中的也是梅花。清嘉、道以来，虽然梅花名声逐步让位给河渚一带的芦苇，但故老言谈、诗家题咏、墨客图写中梅花总是最常见的题材与话头。如果要问西溪传统风景中何物最胜，那梅花无疑首屈一指。

（二）特色丰富、影响深广的梅花名胜

在宋以来观赏梅花的不断发展中，杭州地区的梅花栽培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在整个杭州地区的观赏栽培发展中，西溪梅花又以其溪山十八里、地方十里的盛大景象和绵延历史成了最为重要的环节。不仅是在杭州地区，即便放在宋元以来所有古代梅花名胜中，西溪梅花也是

极其突出的，无论分布之规模，还是持续之时间，都堪与苏州邓尉“香雪海”相媲美。明清时期，文人夸谈梅花名胜，总以邓尉与西溪相提并论。两大梅花名胜同起于明代中叶，在明万历至清康、乾盛世的两百多年间，形成了封建时代观赏梅花栽培的盛大景观，代表了古代梅花风景名胜发展的最高境界。

与邓尉“香雪海”相比，西溪梅花规模稍有不及，盛况持续时间也略短，但由于所在山水曲折幽胜、地貌形态多样，加以寺院禅隐、文人园墅栽培观赏目的鲜明，因而梅花风景及姿韵更为丰富多彩。同时由于西溪地处杭城近郊，不必“越鲸波跻鸟道，聚粮三月而后至”，所谓“甯然尘埃之表，宛在樊圃之间”^⑥，市人游赏出入方便，其地域影响也更为直接和丰富。明代中叶以来，杭州乃至整个浙江地区经济富庶、人物荟萃，钱塘湖山聚隐闲游之风雅繁胜，西溪风景幽胜广受青睐，而春游探梅更是其中重要项目，“春深一路红尘起，尽说看花车马回”（释大善《辇路》^⑦），这种情景至少在西溪梅花的鼎盛期比较明显。相应的诗吟图绘作品也不胜繁多，这同样构成了当地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文化生活的一大历史风景，并形成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如厉鹗《樊榭山房集》1695首诗词作品中，关于西溪的达90多首，占5.3%，而这其中涉及西溪梅花的有40多首。清康熙盛世金农等杭州籍画家少有不描绘过西溪梅景。西溪梅景及其相应的游赏、艺文活动不仅是中国梅文化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放在旅游文化史上乃至在整个文化史上也都可谓是浓墨重彩、不可忽视的一页。

注释：

①程杰：《蔡自珍〈病梅馆记〉写作时间及相关梅事考》，《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

②程杰：《苏州邓尉“香雪海”研究》，《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

③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17～318页。

④⑤⑥孙之騄：《南漳子》武林 戚嘉惠堂《武林掌故丛编》本，分别见卷下、卷首、卷上、卷上。

⑤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9 20

⑥“西溪且留下”之说出现时代较晚，检宋、元各类文献未得。据释大善《西溪百咏》序“明天顺间（1457—1464）周谟《西溪百咏》中已有‘留下’一题，又称周氏是和宋人《西溪百咏》旧题，但所见百题中多有明人遗迹，称得之宋人，不足为据。目前所见材料，周谟《百咏》应是最早提到留下之名的例子。万历七年（1579）刘伯缙、陈善《（万历）杭州府志》（万历刻本）卷23“语云‘西溪且留下’，俗称留下云。”（《杭州府志》）但到了万历三十七年的《钱塘县志》卷1“纪胜”：“西溪留下（俗称楼下）。”可见到万历中期，“留下”已成了一个正式的名称，相应的俗称则变为“楼下”。明崇禎以来的方志及文人诗文作品大多称留下镇。如顺治八年（1651）吴本泰《西溪梵隐志》卷1：“留下镇：起西堰桥，至镇十八里。”

（下转第163页）

的特色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明清时期浙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经济发展中搞好招商引资非常重要,招商引资能兴一方经济。大量地域商人活跃在浙北地区,开展商贸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浙北区域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浙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还表明,招商引资的关键是要有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产品竞争力。浙北地区特色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丝原料及产品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旺盛,发达的专业市镇群和便利的交通等所提供的良好市场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地域商人来浙北地区开展经贸活动。当前,浙北地区湖、嘉两市及所属县市,均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来抓。研究明清时期地域商人在浙北地区开展的经贸活动及其规律,无疑对做好当前的“招商引资”工作有所启益。

注释:

①张翰:《松窗梦语》第 4 卷,《百工纪》。
②康熙《德清县志》第 4 卷,《农桑》。
③同治《长兴县志》第 8 卷,《蚕桑》。
④乾隆《东西林汇考》第 4 卷,《土产制》。
⑤乾隆《海盐县续图经》第 1 卷,《风俗》。
⑥光绪《梅里志》第 7 卷,《物产》。
⑦民国《南浔镇志》第 33 卷,《风俗》。
⑧孙承泽:《山书》第 13 卷,北京图书馆晒蓝本。
⑨民国《濮院志》第 14 卷,《农工商》。
⑩民国《双林镇志》第 15 卷,《风俗》。
⑪咸丰《南浔镇志》第 24 卷,《物产》。
⑫光绪《菱湖镇志》第 1 卷,《物产》。
⑬朱新予:《浙江丝绸史》第 133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中国经济统计研究:《吴兴农村经济》第 122 页,文瑞印书局 1939 年版。

(上接第 158 页)

⑦⑩⑬⑭⑯释大善:《西溪百咏》,《丛书集成续编》本,分别见卷上、卷下、卷上、卷上、卷上。
⑧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吴本泰:《西溪梵隐志》,《丛书集成续编》本,分别见卷 4 卷 3 卷 4 卷 2 卷 2 卷 2 卷 3 卷首、卷 4 卷 4 卷 4 卷 4 卷首、卷 4 卷首和 4 卷 3 卷 1。
⑨魏塘:《(康熙)钱塘县志》,康熙刊本,卷 33。
⑪毛奇龄:《西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64。
⑬李流芳:《檀园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11。
⑭汤右曾:《怀清堂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13。
⑮马元调:《横山游记》,武林 氏嘉惠堂《武林掌故丛编》本。
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李 卫:《西湖志》,海南出版社 2001 版故宫博物院《故宫珍本丛刊》本,分别见卷 24 卷 24 卷 9 卷 9 卷 4 卷 24 卷 24。
②张诚:《西溪永兴寺二雪堂绿萼梅歌》,《婴山小园诗集》卷 7 光绪元年刊本。
②方象瑛:《健松斋集》,《四库存目 丛书》影印康熙刻本,卷 6。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厉鹗:《樊榭山房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分别见续集卷 6、续集卷 6 和 8 卷 8 卷 3 卷 6。
②陈如松:《二雪堂梅》,吴祖枚、陈如松《西溪联吟》,《丛书

⑬陈学文:《湖州府经济史料类纂》第 63 页,引《乾隆上谕条例》第 108 册。
⑮张海鹄、王廷元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 1985 年版,第 198 页。
⑩嘉靖《淳安县志》第 2 卷。
⑪康熙《嘉善县志》第 2 卷,《风俗》。
⑫康熙《平湖县志》第 4 卷,《风俗》。
⑬《濮院琐志》第 6 卷,《习尚》。
⑭民国《乌青镇志》第 23 卷,《工商》。
⑮民国《双林镇志》第 16 卷,《物产》。
⑯道光《乍浦备志》第 20 卷,《祠祀》,《三山会馆记》。
⑰民国《乌青镇志》第 21 卷,《工商》。
⑱《濮院琐志》第 7 卷,《杂流》。
⑲《皇朝经世文编》第 37 卷,唐甄:《教蚕》。
⑳嘉庆《新市镇续志》第 6 卷,《艺文》。
㉑道光《澉水新志》第 9 卷,《人品》。
㉒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第 32 卷,《见闻录二》。
㉓乾隆《乍浦志》第 13 卷,《外志》。
㉔康熙《濮川志略》第 1 卷,《开镇说》。
㉕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③同治《长兴县志》第 8 卷《蚕桑》。
③民国《双林镇志》第 15 卷,《风俗》。
③民国《濮院志》第 9 卷,《任恤》。
③《清高宗实录》第 314 卷,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谕旨。
③同治《南浔镇志》第 24 卷,《物产》。
③同治《修川小志》卷下,《物产》。
③民国《德清县新志》卷四,《食货志·户口》。
③弘治《嘉兴府志》第 25 卷,《崇德县》。
③光绪《平湖县志》第 8 卷,《物产》。
③万历《崇德县志》第 2 卷,《物产》。
③乾隆《湖州府志》第 37 卷,《蚕桑》。

责任编辑 尹 之

集成续编》本。
②⑤⑨章黼:《西溪梅竹山庄图题咏》,《丛书集成续编》本。
③陈文述:《西溪杂咏》,武林 氏嘉惠堂《武林掌故丛编》本。
③全祖望:《鮑琦亭诗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 4。
③余杭县志编纂委员会:《余杭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1 页。
③ 申、 雨:《国朝杭郡诗三辑》,光绪十三年刊本,卷 25。
④⑥吴颢、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辑》,光绪十三年刊本,分别见卷 15 卷 15。
④马如龙:《(康熙)杭州府志》,康熙刊本,卷 6。
⑤陈文述:《颐道堂诗选》,道光二年刻本,卷 27。
⑤⑥周庆云:《秋雪庵志》,广陵古籍刻印社《中国佛寺志丛刊》本,分别见卷 4 卷 1。
⑤胡介:《西溪竹枝词四首》其一,《旅堂诗文集》诗集卷 1 北京出版社《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⑤吴颢、吴振棫:《国朝杭郡诗辑》,光绪十三年刊本,卷 9。
⑥秦武域:《西湖杂咏》,《丛书集成续编》本。
⑥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纪文”,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5 年影印本。

责任编辑 尹 之